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暖生>>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暖生>>

13位ISBN编号：9787801429742

10位ISBN编号：7801429745

出版时间：2008-3-1

出版时间：华艺出版社

作者：路佳瑄

页数：234

字数：1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本书内含57个短篇故事，分为“他”“她”“我”三部分。
故事的主人公为旅行者、作家、农夫、妓女、画小画的女子等，散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各不相同的境遇中遭逢欢喜、追随、伤痛甚至死亡……整本书弥漫绚烂、绮靡、决绝的另类美感。
本书采用新奇的叙事结构：主人公身份、故事背景、故事风格各不相同，但被统一在同一种叙述方式下——只有开头和结尾。
没有过程，给人留下充足的想象空间。
作品风格散漫、自我，个性强烈，如篇名：苜一年、在最黑的地方见、影舞者、三十七度仰角、今日娼妓明日修女、蔷薇里开出了一条鱼……

作者简介

路佳瑄，80年代女孩，自由撰稿人，钢琴演奏者，现为某图书网站编辑。

2004年出版随笔《左眼微笑右眼泪》，2007年出版小说《空事。
》

<<暖生>>

书籍目录

关于她　半夏　苜一年　白色的蓝　微醺　皮影戏　玛丽锁链　死神的仆人　两个仪式　在最黑的地方见　啦啦啦　糖　不睡觉的人　小爱人　死者能舞　MAIA　影舞者　三十七度仰角　一株木棉　墓碑上的青春　作（zuō）　痛苦的信仰　蔷薇里开出了一条鱼　TATOO　女人和公狗　现世的债　今日娼妓明日修女　康定离歌 关于他　六回　忆　爱是寂寞说的谎　12岁孩子般的男人　莫非　A ce soir　爱着不爱自己的人　同志你好　甲乙丙　双子　生活不是故事　你听到山那边的呼吸了吗　轨道　孔雀　活的只是当下　义无反顾的谎言　一根麻绳的绝望和希望　异装　接龙 关于我　上海故事　落跑新娘　折现浪漫　亲爱的请给我一把吉他　一夜　鱿鱼病了　暖生　猫会流泪吗　此去经年　画小画的女子　膜拜　查希尔　关于我关于路人关于反复的话

章节摘录

《暖生》精彩书摘节选康定离歌。
【初】长途车的窗外是一大片泛着蓝色的纯洁却充满了橙色谎言的天空。
好像繁花似锦的烟花轻而易举的掩盖了空气里所有的凉薄。
清晨。
她背着大大的深色旅行包从成都出发。
做半天的巴士到康定。
九月的康定灿烂的让人忌妒。
一切都与明媚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
云朵复杂的交织缠绕。
被阳光笼罩上大段的金色。
妖娆的蔓延。
大块蓝白相间的格段似的天空。
她将脸颊贴在车窗上。
一阵清凉穿透耳骨直送进脑子里。
闭上眼睛。
那些无法愈合的伤口至今另她颤抖着疼。
将头深深埋进双臂。
大口呼吸。
糜烂的心撕裂般的空洞。
无关矫揉。
她总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康定。
睡在当地加央阿妈家光鲜明亮的手工织毯上。
柔软的毯子开出一朵朵盛大的花。
带着美丽的疼痛。
残酷而温暖。
年复一年。
永不凋谢。
阿妈是纯朴的藏民。
每年这个时候都等她来。
织上几块鲜活精巧的毯子让她带走。
残破的记忆里这是唯一能够温暖她的事。
第一次认识加央阿妈是和他筹划最后一次旅行途经康定的时候。
他们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的奔走。
从西藏一直到四川。
没有人愿意停下来。
她不止一次的诅咒这场不择手段的游戏。
徒劳又无能为力。
九月的天荡漾着透明高贵的蓝色。
云朵孩子般漫无目的的游荡。
暖风亲吻着肌肤。
连舒展的姿势都绚烂的无以伦比。
心里晃动一下。
这一切终将会结束。
这个让她措手不及的男子在她赔上了十年的青春后向她宣告一场天花乱坠的婚礼。
与她无关。

如往常般虚情假意的微笑。
与她同样居住在那座干燥城市某个角落里那个春风得意的女子。
是否知道自己的未婚夫在这十年中一直固执的伸着手要把另外一个她完全不知晓存在的女子拉进幸福里。
惊天动地的宣称要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爱情。
而一次又一次的惨败收场。
回头。
依旧不肯离去。
很多时候。
她都以为自己疯了。
忍不住要一些固执的地老天荒。
可天色总是轰然暗淡。
天空被浓重而夸张的油彩渲染的支离破碎。
瞬间模糊了她的眼。
与她面对面站着的男人身后出现夺目而刺眼的光芒。
旋转。
顿挫。
不可一世。
把她从不切实际的歇斯底里拉回到现实。
她提及了这次旅行。
以恋人的姿态。
他目光如刀死死的盯住眼前那张苍白出凄美状态而面无表情的脸。
那张漫无目的的脸是他十年来不择手段都要弄清的真相。
片刻。
狠狠的点头。
【终】他死在他们离开康定后的下一个目的地。
稻城亚丁的雪山上。
他的不情愿抵抗不了她执意要转山的固执。
海拔5900米的垭口。
除了寒冷一切都不复存在。
被风吹起的积雪缠绕着他们。
她看着他。
以一贯的苍白。
以前所未有的深情。
带着心里反复撕扯的忧伤。
让自己葬身在纠缠的白色里。
在他面前。
一如她的脸孔。
平静而歹毒地拥抱即将来临的死亡。
天崩地裂的声响。
突如其来的雪崩让她无需纵身跳下也可以决绝地死无葬身之地。
紧闭双眼平静地等待一切终结。
嘴角淡定而柔美的微笑。
十年来的第一次。
大块积雪疯狂肆意地砸在脸上身上。
仿佛巨大的火车发出轰隆声呼啸而过。
不尖叫。

再度睁开眼睛。
一切都恢复原来的宁静。
强烈的光线肆无忌惮入侵她苍白的皮肤。
眼前一道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是他原先站着的地方。
她有些目眩。
踉跄后退跌坐在雪地里。
这是场该天杀的把戏。
死的人应该是她。
五天以后。
独自回到康定加央阿妈的家。
天空依旧展现着它华丽而咄咄逼人的好颜色。
那些纠缠着的白云散乱着。
堆满褶皱。
以罪恶的姿态弥散开来形成大片的空中墓床。
天使们相继死去。
灵魂被干枯的芦苇包裹着填满凉薄的空气。
圣经里没有祭奠天使的哀歌。
上帝愚蠢的疏忽造就了永不安宁的亡魂。
一颗金色的尘埃在她眼前不停晃动。
最后以极其拖泥带水的速度萎缩并消失不见。
她想那是他的灵魂。
死了都还要伸着手牵她的麻木不仁。
可天堂已经沦陷。
一片尸横遍野。
最终。
一切都不在。
她在康定一住就是半年。
帮着加央阿妈做些家务。
偶尔织出些难看的毛毯。
大片大片殷红色的呲牙咧嘴的狰狞小鬼。
血红的雪山。
阿妈拿出去卖。
没有一家织工会织出这样的红色。
毛毯很容易被兜售掉。
她把微薄的钱都塞给阿妈算做答谢。
从不说话。
也不哭泣。
皮肤逐渐变红。
透着健康的颜色。
听络绎不绝的游客喋喋不休地抱怨。
总是有太多人对这座跑马溜溜的小城失望。
妖言惑众。
翻腾都市的浮华。
散落葵花般的笑容。
如此简单反复。
漆黑的深夜。

她把浓烈的烟吸进身体。
桔红色的烟头影影绰绰。
大口大口咽下冰冷的青稞酒。
微微有些醉意。
流下卑微的眼泪。
点点滴滴淋湿天上白云几朵。
点点滴滴灼伤水中寒星几颗。
马蹄声渐渐远去。
踏碎梦中的鲜活。
雪山耸立。
白雪皑皑。
唱出离别的悲歌。
擎起装满泪水的青稞美酒。
胸口撒落灵魂。
跳起心碎的果谐舞。
月亮爬上山坡。
月亮。
弯啊。
弯啊。
康定溜溜的情歌。
长途车的窗外是一大片泛着蓝色的纯洁却充满了橙色谎言的天空。
好像繁花似锦的烟花轻而易举的掩盖了空气里所有的凉薄。
清晨。
她背着大大的深色旅行包从成都出发。
做半天的巴士到康定。
九月的康定灿烂的让人忌妒。
一切都与明媚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
云朵复杂的交织缠绕。
被阳光笼罩上大段的金色。
妖娆的蔓延。
大块蓝白相间的格段似的天空。
她将脸颊贴在车窗上。
一阵清凉穿透耳骨直送进脑子里。
闭上眼睛。
那些无法愈合的伤口至今另她颤抖着疼。
将头深深埋进双臂。
大口呼吸。
糜烂的心撕裂般的空洞。
无关矫揉。
一根麻绳的绝望和希望。
【初】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了。
有几秒钟的时间一动不动。
很多个清晨他都这样。
脑子混沌而空洞。
他总是需要多几秒钟去仔细辩认这座破落院子里的物品和身后那间老房子潮湿阴郁的气息。
偶尔有闪亮花白的影子闪烁。
晃动着金色的头发将他逗弄。

随即破碎。
他用那双枯萎干裂的老手揉揉眼睛。
想再看仔细些。
却除了一堆堆浸泡在水里的苘麻。
再无其他。
此时他的身旁也放了一堆苘麻。
这是搓麻绳最好的材料。
柔韧又结实。
他抓起一把。
正要揉搓。
却隐约中听到耳边传来一声轻幽的长叹。
突兀而狡捷的划破他的点滴回忆。
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模糊却无法取代的符号。
如同图腾。
又像是等待。
疾病。
牵肠挂肚。
日夜纠缠。
他有些怀念娘敦厚的手掌。
纳起厚鞋底儿来如同织梭。
他看见娘坐在爬满绿色藤蔓的窗格下。
低着头。
针线穿梭。
偶尔熟练的将针在头皮上划几下。
又迅速用力扎进厚实的鞋底儿里。
他站在那一动不动。
看出了神。
那茂密的爬藤带着阳光轻柔的温度摄入他的心魄之中。
他想走进屋里抱抱娘。
却终究被乡下男人那微不足道的尊严阻挡了。
他想村里经过的人从院外往里窥视的时候看到他拥着娘一定投入纷杂而撩拨的情绪。
带着绒毛一样的刺。
如今娘不在了。
他下定决心去抱一抱的时候。
娘已经不在了。
让他活活儿气死了。
疏离光影里。
那些妖娆雀跃的舞步始终令他眼花缭乱。
是娘剧烈的咳嗽打破了幻像。
锁儿他娘咋在别人家给别人的孩儿当娘了呢。
她咋不要锁儿和自己了呢。
锁儿又去哪了。
锁儿不见了。
或者跟孩子们一起去池塘边赶鸭子打水仗了吧。
可锁儿还没学会游泳啊。
他依旧对着那扇窗。
蓝底儿细碎白花的棉布窗帘后面常常若隐若现着一个丰韵女子的身形。

那是他的妻。
那女人每天总是早早的就起来了。
坐在炕沿儿上。
痴痴傻傻的在房里反复游走如同游魂。
像他般孤寂而迷惘。
可那身体呵。
还美好健康的很咧。
有村民自老远处就扯着嗓子急急的唤着锁儿他爹。
他下意识的开始紧张。
奔出屋去。
锁儿躺在村民怀里已经断气了。
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说锁儿一定要去深水的地方结果淹死了。
他抱过还热乎的尸体。
慢慢抚摸那暗亚的皮肤。
轻弹着流逝的生命律动。
他把烟杆在台阶上磕一磕。
磕出一些过往的烟油。
黑乎乎油腻腻的一撮。
像夜晚短暂而虚假的充盈。
颤抖着手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有些生锈的小盒子。
打开。
将一小撮烟叶塞进烟锅。
鼻腔里升腾出浓烈的烟草味道。
一种熟悉而温暖的感觉遁地的来。
轻松而浓烈的呛。
让他感觉奢侈的无力。
强迫让眼睛背离心灵。
却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张死灰一样的脸上挤出一点讨好似的笑容。
那些不断上升的青灰色烟。
与往常无数次被他呼出的烟雾一样。
纠缠缭绕在他苍老干裂的手指之间。
牵引出他心里不着边际的孤独。
他拿起身旁的苘麻。
一边搓着结实的麻绳一边回想发生的过往。
午后的天。
很清静。
那心。
却不安宁。
像走马灯。
转不停。
那些影像他不确定是否真正存在过。
隔壁狗子家的媳妇。
一个女人或者很多个女人。
锁儿他娘的新男人和那些焦躁不安亦或怅然若失的情绪。
锁儿死去之前哭着跟他要娘。
可他思念的那白白的女人屁股却不是锁儿他娘的。
跌跌撞撞的记忆。

他拖着一根搓好了的细长麻绳走进屋里。
踩着板凳把绳子搭在房梁上。
打个死结。
环顾一下这个他住了一辈子的老屋。
那些曾经孤绝的愤怒的温暖的亢奋的一切。
都将随着他的离去而被岁月渐渐磨蚀。
时光静止。
再没有什么是值得被记起的。
可此刻。
他的十指变得孱弱。
握不紧结实的拳。
不需要洗净身体了吧。
不需要换件干净衣服了吧。
不需要留下一些话给家人了吧。
所有的一切并非真实又绝对真实。
他叹口气。
踢开板凳。
匆忙结束了这生命里的一切。
【终】一个村民发现了脸已经变成酱紫色的他。
叫了几个精壮的汉子来。
解开绳子。
推推搡搡的抬了出去。
老屋的房梁上搭着一根孤零零的麻绳。
被风一吹。
炫耀般的轻轻摆动着。
太阳快落下去了。
洒进屋里一些金色的光。
给那麻绳也镀上了一层金色。
一觉醒来天色阴沉。
虽未经历蛮荒的时代。
也未曾真正的感到悲伤。
都是暂时的。
都是模糊的。
昨天的味道已经散去。
悄悄蒙上一层灰尘。
看不出挣扎的痕迹。
都是暧昧的。
都是陌生的。
野花开在山坡开在路边。
挂着水滴蓝白相间。
旅途漫长而泥泞。
都是潮湿的。
都是寂静的。
漫天的雪片洒满冬天。
短暂浸没着干燥的土地。
发情的孔雀开屏起舞。
都是鲜艳的。

都是梦幻的。
一个穿红色衣裤扎马尾辫的女孩摇摇晃晃的走进老屋。
仰着头四处望。
最后把倒在地上的板凳扶正。
踩上去。
用力拉下那根还在飘荡的麻绳。
拖拖拉拉走到院子里。
在双手上挽几圈。
死死握住。
绳索飞转。
年轻的身体轻盈跳跃。
带着火红的希望。
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了。
有几秒钟的时间一动不动。
很多个清晨他都这样。
脑子混沌而空洞。
他总是需要多几秒钟去仔细辩认这座破落院子里的物品和身后那间老房子潮湿阴郁的气息。
偶尔有闪亮花白的影子闪烁。
晃动着金色的头发将他逗弄。
随即破碎。
他用那双枯萎干裂的老手揉揉眼睛。
想再看仔细些。
却除了一堆堆浸泡在水里的苘麻。
再无其他。
此时他的身旁也放了一堆苘麻。
这是搓麻绳最好的材料。
柔韧又结实。
他抓起一把。
正要揉搓。
却隐约中听到耳边传来一声轻幽的长叹。
突兀而狡捷的划破他的点滴回忆。
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模糊却无法取代的符号。
如同图腾。
又像是等待。
疾病。
牵肠挂肚。
日夜纠缠。
画小画的女子。
【初】潮湿阴仄散发着刺鼻腥臊气味的地下通道是连接这条街两侧唯一的行人通道。
是我每天必须要坚持捏着鼻子走过的一段路。
通道顶部有些地方经常滴滴嗒嗒落下一些肮脏的水珠。
砸在过路人的身上。
引起一些低声的谩骂和抱怨。
地上到处都是已经脱落的墙皮。
有些被踩的粉碎。
完整些的也都印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印。
这是个小魔鬼才会光顾的地方。

没有人愿意把脚步放慢一些。
更别说是多停留片刻。
即使时逢拥挤。
这个通道也异常的安静。
紧闭口唇的人们纷纷皱着眉头。
却带着迫切想要走出这里的焦急而渴望的眼神。
人有欲望的时候。
表情就会变的特别丰富。
直到那个女子的出现。
那女子究竟是何时出现的我并未留意。
是那些色彩艳丽的方形小画吸引了我的目光。
那些画被整齐的摆放在地上。
绽放的红。
艳丽的蓝。
我看向她的时候。
她也正盯着我的脸仔细打量。
我走过去。
她递给我一张画。
十元。
她说。
我被一种力量驱使着。
毫不犹豫的掏出钱递给她。
画面上。
大片的紫色涂满整张纸。
带着波涛汹涌的翻滚和反复。
一只艳红的蔷薇花被遗弃在角落。
依旧倔强的带着已变得毫无杀伤力的刺痛苦的挣扎。
却早已没有了最初的姿态。
画面的右下角用极其细微的铅笔字写着。
遗失的薇。
她说在每张画的背面写上编号就不会遗忘。
她执著。
我听从。
我在她那买下的第二张画叫丢失嘴唇。
浓浓的黑色背景。
一个孤单的女子深深陷入一片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
在离她不远的地方。
闪动着一丝光亮。
苍白枯削的手竭力曲张。
手臂拼命伸向某个地方。
张大嘴想呼喊。
去终究丢失了嘴唇。
有声嘶力竭的哭声。
但寻不见人。
一切关于义无反顾的永垂不朽。
最终将被黑暗吞没。
而那湿润的喋喋不休的嘴唇所说过的话。

也只不过是一句句虚张声势的谎言。
第三张画叫空。
单薄身形的女子独自站在十字街头。
千回百转的草绿色百褶裙上绽放着大朵大朵萎靡的花。
细长的白色高跟鞋惶恐不安的来回踱着。
艳阳照射过头顶。
天空与阴霾划着再清晰不过的界线。
人潮汹涌。
她迷失在街头。
伸出的左手空荡荡的。
没有人给她牵引。
嘴角边隐匿着妖艳的蛊惑的浅笑带着深深的悲凉跌进早已为自己掘好的坟墓里。
只是。
无人知晓。
第九张画是我所购买过的这些画里唯一一张出现了另外一个男子的画。
也是她所有的画里用色最明快的一张。
我一直以为的命定孤单的女子忽然笑的明媚。
是那男人带给她的吧。
我有些惊喜。
快乐的看着她。
依旧是那张清淡的面容。
看不出悲喜。
我是在买了她第十七张画的时候开始跟她一起坐在潮湿而腥臭的通道里的。
她很少言语。
白色的框威布鞋在那样的阴暗里显得格外鲜明。
过路的人群在向前奔走的同时不忘用疑惑的眼神看我们几眼。
我惊慌失措。
她视而不见。
却忽然转头问我是否殚精竭虑。
我勉强装出一些笑容。
谎言苍白无力。
她说你说谎的时候眼睛会发光。
连影子都会在你身后傲慢的嘲笑你的懦弱偷窥你的腐败。
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
只有你不知道。
你以为你不知道而已。
生活一直在继续。
可你不能总自欺欺人。
我有些颤抖。
再看向她的时候她却已经不再看我。
我忽然预感到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战争。
矛盾而挣扎。
当我们相遇的那刻开始。
我就应该把一切洞悉。
而如今她却以如此不可一世又突兀高傲的姿态轻松的闯入我的世界向我宣战。
可这个无声的战场呵。
为何没有硝烟的气息。

而我们。
又都以最低调的姿态把自己呈现。
然后高调的铺张渲染。
可心底。
却不断挣扎纠结反复而混乱。
我继续在她身边坐着。
在腥臭潮湿里坐着。
继续坚持以十元的价格买那些色彩明快内容撕扯的小画。
偶尔放肆的说起过去。
却最终被她淡漠的眼神制止住。
试图艰难的在她面孔上寻找一些关于曾经的下落。
除了桎梏。
一无所有。
偶尔眉开眼笑。
也只是转瞬即逝的风景。
试探性询问她生活的过往。
一片空白。
就连表情都失踪不见。
【终】第三十二张画是我从她手里买走的最后一张画。
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画面上是一个以前的画里从未出现过的女子。
与我有几分相似。
美艳的外表。
张扬的面孔。
妖冶的身材。
纠缠的长发。
表情傲慢且带着不可一世的决裂。
一只手被第九张画里出现的男子紧紧握住。
她有些挣扎。
却不离去。
搪塞敷衍间刺伤着炽热的心。
纸的右下角写名字的位置这次却变成往日里的那个女子。
只是身形更加模糊和单薄。
我在画纸背面认真的写下数字32。
隐隐觉得有些故事是没有讲完的。
后来的一天。
通道里她经常坐着的位置换成了一个陌生的男子。
破旧仔裤。
白色衬衫。
匡威布鞋。
眼神里透着与她一样的忧伤。
看见我朝那边张望。
扬一扬手里的画。
算是对我的召唤。
我走过去。
接过他手中的画掏出十元钱。
他说姐叮嘱这是最后一张画。

是送我的。
转身离开。
抖落画卷。
一张苍白的纸滑出。
凌乱潦草又清新隽永的字迹。
如画纸右下角黯淡的小字一样。
纸上只有一行字。
请将你买的所有画按照下面的顺序排列好。
9。
30。
19。
27。
22。
17。
31。
1。
14。
28。
16。
2。
3。
24。
10。
25。
4。
13。
5。
8。
12。
23。
6。
29。
7。
11。
15。
26。
18。
20。
21。
32。
33。
而那张画。
只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素描。
不再有鲜艳的色彩和决裂的故事。
黑色炭笔精细的画着三个人的面孔。
我的。
她的。

另外一个男人的。
手有点微微颤抖。
那些轻轻漂浮在纸上的字。
撕裂着人的心。
暴露出无懈可击的脆弱。
那脆弱藏得深呵。
深到你只能看到把它深深埋葬的倔强的容颜。
答案就要被揭晓的时候。
心却颤抖不已。
我找出在她那买下的所有画。
用曾经在背面标注过的编号按照她的顺序一一排列。
泪水流出。
没有人看见。
那是些我并不知道的故事。
争吵。
纠结。
撕扯。
破碎。
终究振臂一挥。
甩掉一些爱情。
在流泪的空气里划一道绝美的弧线。
留下固执的伤口。
她深爱着的人爱上我却被我刺伤。
她带着抹杀不掉的阴影把自己埋葬。
膝盖薄凉的毫无温度。
把头深深埋下。
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摒弃那些残破不堪的片断和曾经被刻录的幸福。
那些暴力和尖叫。
疼痛和拉扯。
荒凉和冷淡。
如影随形。
天空。
总是明媚鲜艳。
人群。
总是熙熙攘攘。
脚步。
总是游移漂浮。
心情。
总是浮躁跌宕。
她看看自己。
处在何等的热闹里呵。
可这热闹却让她更加寂寞。
我闭上眼睛。
外面的天还来不及黑。
天边血红的云彩还在扩散。
虽然那热烈的太阳早以落幕。
虽然那沉在心底的波澜她看不到。

潮湿阴仄散发着刺鼻腥臊气味的地下通道是连接这条街两侧唯一的行人通道。
是我每天必须要坚持捏着鼻子走过的一段路。
通道顶部有些地方经常滴滴嗒嗒落下一些肮脏的水珠。
砸在过路人的身上。
引起一些低声的谩骂和抱怨。
地上到处都是已经脱落的墙皮。
有些被踩的粉碎。
完整些的也都印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印。
这是个小魔鬼才会光顾的地方。
没有人愿意把脚步放慢一些。
更别说是多停留片刻。
即使时逢拥挤。
这个通道也异常的安静。
紧闭口唇的人们纷纷皱着眉头。
却带着迫切想要走出这里的焦急而渴望的眼神。
人有欲望的时候。
表情就会变的特别丰富。
直到那个女子的出现。

编辑推荐

畅销小说《空事》作者最新作品。
57个残缺故事，只有开始、结局，没有过程，57种极端书写，绮靡、决绝、混乱、敏感。
亲爱的。
你必须温暖地生活。
虽然故事太短暂结局太荒凉。
亲爱的。
你必须温暖地生活。
纵然时间太残酷现实太凛冽。
亲爱的。
你必须温暖地生活。
爱你自己。
然后爱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